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

餘姚黃宗義編

墓文四十四

雜類

張鴻臚墓銘

歸有光

嘉定之南有地曰南翔張氏世雄其土迨適耕翁力田積居家至不貲翁長子早卒次生君少學進士業入太學一試秋闈不利然翁家既饒以貲奉其子游京師君

又才雋諸公貴人皆樂與之交以選為四譯館譯字生
除鴻臚寺序班鴻臚所選用其屬綺紈子弟君子其間
侃侃自將寺中號為閣老序班每朝會臚句傳多舉不
如儀者輒引去治罪久之乃陞為司賓署丞奉使至邊
犒軍歷太原雲中雁門兵官皆戎服執橐鍵負弩矢迎
導從士數百人儀衛甚盛以登五臺山觀清涼寺人以
君為榮既竣事南還丁外艱服除赴官逾月又以內艱
還時海上有倭奴之警君家最邊海上數跳身遁常以

天子仁聖稽古右文制禮作樂殆厯三紀天下和洽四
裔向風日月之所照莫不賓貢竒琛瑋寶呈表怪麗絡
繹于館候無歲無之君時在司賓親見其盛矣一旦窮
島小醜懸度大海來為侵盜使江淮千里之間靡然騷
動每言及常憤邑數為大帥運籌策帥亦竒君數從君
問計會君亦已服除賊勢稍解將治裝北上尋病不起
時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年止五十六君之
奉使也以二親老在京師殆逾十年因晨夜馳歸省之

已而連丁內外艱中間一至京師坐不及安比服除京師貴人數以書促之竟不能至而卒人以是惜之君諱梓字子道曾祖某祖某父某是為適耕翁以君貴封鴻臚寺序班母某氏封孺人子男一人善鳴女二人長適嚴治次適丘權皆某孺人出也側出子一人二元尚幼張氏先未有顯者自君始登朝著而從父弟懋最後乃登進士焉善鳴以其年十二月十二日葬于某原來請

銘銘曰

吁嗟張君志高騫執法殿陛何肩肩象脊之職嘗優閒
從容日見王會篇歸來滄海波濤連毀瘠苦凶厯二艱
永矣長逝無北轅用之不盡彼蒼天留其餘者遺後賢
我為銘詩刻其元

趙汝淵墓銘

歸有光

宋熙陵九王子其八為周恭肅王元儼恭肅王生定王
元良定王生安康郡王宗繹安康郡王生南陽侯仲鑑
南陽侯生處州兵馬鈐轄士翽士翽始遷嚴陵士翽生

保義郎不玷又自嚴陵徙浦江不玷生三觀使武經郎
善迎善迎生武翼郎汝佖汝佖生崇僖自定王以後至
崇僖始失其官為士庶崇僖生必俊必俊生良仁始自
浦江徙吳今長洲之金莊也良仁生友端友端生季永
季永生同芳同芳生璫璫生四子濂潛深濱潛者汝淵
諱也汝淵於兄弟次在二授室於崑山真義里朱氏汝
淵年六十有六卒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某日朱孺人
年五十五卒嘉靖三十八年正月某日生子男一人世

貞孫男四人和平順和德和某皆天最後生和敬孫
女一人其葬以隆慶二年十二月某日墓在長洲之某
鄉宋自青城之難王子三千餘人盡為北俘其散處四
方僅僅有存者若周王之後以詩書世其家故譜系頗
可考其在長洲同魯其賢者也同魯於汝淵為再從父
汝淵夫婦孝敬修士人之行世貞方將以進士起其家
世貞于子先妻魏氏內外兄弟也故屬余銘銘曰

宋失維城宗淪于北哀哉重昏鼎折覆餗不仁之殃逮

其九族存者子遺逃竄而延恭惟肅王當世稱賢宜其
孫子百葉以傳宜君宜王今為士類亦修于家魚菽以
祭曷以銘之不愧其世

從叔父墓表

歸有光

歸氏世著于吳自唐天寶迄于同光百八十年以文學
科名為公卿侍從有至今僕封王者吳人至今紀之宋
咸淳間湖州判官罕仁居崑山之太倉頂脊涇洪武初
徙今附城須浦上六世之墳墓在焉叔度逃難走夜郎

邛笮間有神人來迎將之宜興徐文靖公為之作傳叔
度再世為我高祖諱璿承事郎生我曾祖諱鳳城武縣
知縣城武公三子長我祖諱紳仲叔祖諱綬季叔祖諱
綺府君仲之子也諱格後更諱于德字民從弘治間曾
祖父母與叔祖一歲中俱亡府君少孤吾祖教之後常
依季叔祖以居恩勤撫育二父之功為多其後吾歸氏
之在海虞白茆浦者兄弟皆修學延致府君府君遂盡
室以行白茆瀕江海府君築居田野中四望寥曠每秋

風落木慨然首丘之感然去歸市隱隱莽蒼間歸市諸兄弟家也時時相過從會集府君是以喜曰吾居此殆不乏楚然之音也府君雖在海虞界與宗叔諫猶籍崑山博士弟子歲皆有米廩之養諫復推其半與之蓋白茆諸父兄弟三十餘年睦友任恤之義可尚焉然性曠達高簡獨以宗門相依他無所屈也嘗與人友善後其人貴顯終身不見其面有所得飲酒輒盡以是不能為家而少有異稟讀書過目輒成誦能日寫經義百篇人

見其無所事學而藝甚習數試不第會督學御史牒至
府君當貢博士有所私持兩端上請御史墮其計遂以
府君為次還至揚子江大風雨連日不得渡忽感疾腹
脹泄痢府君母龔氏青縣教諭絨之女山東左布政使
清惠先生理孫也家世科名府君少隨諸舅計偕北上
至是歎曰吾少從舅氏觀都邑之盛宮闕官署街衢至
今歷歷記之天子致治中興建明大典數事及備禦外
國吾方壯年不得有所試今老矣且將一望闕廷而竟

不得性命也夫府君卒于嘉靖三十八年某日年六十有五娶張氏修武縣知縣謙之孫卒于嘉靖三十年某日年六十有三生男四人有恒有倫有守有徵孫男四人士弘士毅士和士達城武公墓在須浦上先祖妣及仲叔祖父母祔左先妣先姑祔右先姑以下無餘地故為新塋海虞萬歲涇之陰南去白茆浦百武禮公子始來在他國者後世為祖謂之別子明有始也又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

則反告于宗後明不絕也嗚呼宗門衰落吾叔父竟羈窮以死能不為之悲慟哉其葬也叔祖曇以下皆自崑山往哭之同學諸生上其行于有司友人陳敬純斂賻贈而弟學顏助葬事尤盡其力云

吳文墓表

唐順之

文字之變于今世極矣古者秉是非之公以榮辱其人故史與銘相並而行其異者史則美惡兼載銘則稱美而不稱惡美惡兼載則以善善為予以惡惡為奪予與

奪並故其為教也章稱美而不稱惡則以得銘為予以
不得銘為奪奪因子顯故其為教也微義主于兼載則
雖家人里巷之碎事可以廣里聞者亦或採焉故其為
體也不嫌于詳義主于稱美則非勞臣烈士之殊迹可
以繫世風者率不列焉故其為體也不嫌于簡是銘較
之史猶嚴也後世史與銘皆非古矣而銘之濫且誣也
尤甚漢蔡邕郎中以一代史才自負至其所為碑文則自
以為多愧辭豈中郎知嚴于史而不知嚴于銘耶然則

銘之不足據以輕重也在漢而已然今又何恠余兩為
史官皆以不稱罷而姻戚間里以其嘗職史故往往以
銘辭見屬嗚呼試點檢前後所為銘其如中郎之愧辭
者有之乎無也余進而位于朝不能信予奪于其史退
而處于鄉不能信予奪于其銘是予罪也雖然予奪非
予之所敢也是以欲絕筆于銘焉其或牽于一二親故
之請有不盡絕者則謹書其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
此外則不敢輕置一言雖不盡應古銘法亦庶幾從簡

近古之意焉墓有銘有表表亦銘也今予所為表者是
維按察司照磨吳君之墓據君之族孫進士禎所為狀
君諱文字從周號鯁齋世為無錫之間江人大父諱某
云云君少讀書為邑諸生後援例入太學凡兩試不中
第已而選福寧州幕官陞山東按察使照磨不赴任遂
乞致仕家居凡幾年病脾一歲卒嘉靖某年月日也年
七十有五墓在閭江第二灣祖塋之次葬以卒之又明
年某月某日將葬君之二子恣慰詣余請文而君族弟

從夏實為之先二子且致君遺言曰吾死汝必于唐太
史乞言焉從夏為吾母任宜人後母之弟其人恬靜有
守余雅重之故其為君請不可辭而余嘗兩會君于京
師其氣溫然謙厚人也始改官而乞身賢乎冒競不知
返者君之遺言又如此嗚呼君豈以余不能為愧辭也
乎故余叙所以不敢輕為銘之說及所以銘君之故而
謹書君之姓名里宦系世卒葬月日為文而授之志慰
使鑱諸墓上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
四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璵

謄錄舉人臣唐澂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

餘姚黃宗義編

哀文一

汪尚書哀辭

汪仲魯

至正十六年乙未八月丁丑長鎗畔將鎖南班陷宣城
前嘉議大夫禮部尚書汪公死之或謂公告老閒居為
日已久可以無死嗚呼是豈知公者哉忠誠之存靡間
今昔不死則辱在在皆是况宣之城守得完數歲無遺

者臬司守將惟公是咨迨城陷而公執義就死非邪是
邪頃見老成數輩與公同升於朝名望夙著一旦臨患
難隱忍幸生俯伏周旋勲名委地莫顧人指笑則公之
死是邪非邪仲魯與公同出唐兵馬使都虞候公嘗歸
婺源率宗族祭掃武口大田先塋過鄉里不以仲魯貧
窶而外焉茲已二十有餘歲公之行義卓卓載史冊惟
公之死闕乎世教不可以無言也遂為之辭以哀之其
辭曰天幽幽以杳然兮日黯淡而無輝海氛騰而鱷蜃

舞兮河橫潰而滿馳悲夫人有生兮委草木而同隨孰
篤信而秉義兮偉英傑之猷為惟松柏之孤植兮糝羣
芳匪異姿霜雪慘而交墜兮色貞毅而靡虧嗟哉夫子
兮夫豈異茲閒居日已久兮忠蓋猶一日也民皆君之
赤子兮城闈亦君之廬室也憂君之憂而靡忘兮天穆
穆猶咫尺邦民惟吾視瞻兮吾舍是而安適城之存吾
與存兮城既隳而吾將安匿死義以酬君兮殺身以成
仁中庭危坐兮昌有其身罵賊聲不絕兮惟志之伸嗚

呼哀哉揭日月以為明兮昭天地之常經彼偷生以全
軀兮類禽犢之冥冥蒙羞被恥不顧慮兮反議先生以
不必死世豈昧夫公論兮錫文節之嘉謚敬亭兮清秋
雙溪水兮夾鏡流惟先生之高風兮邈山川之悠悠此
吾文以敬弔兮日西墜而雲愁

余左丞哀辭

汪仲魯

武威余忠宣公名闕字廷心曩以色目第一人登第內
任翰林太常外官州郡省憲文章政事昭昭在人耳目

退處金斗之青陽讀書一旦被命為左丞守安慶方危
急之秋即日就道撫其疲民羸卒百戰抗賊誓與城存
亡凡幾越歲終以節義昭史冊其傳即今翰林宋濂所
撰昔公僉憲浙東時見仲魯送戴璩教諭三詩數見問
故待制鄭玉還自金華俾仲魯往見之殊蒙許與且言
易之一經嘗求得古書考索積思有年遂得見易中一
句盡出河圖洛書自秦漢以來人未之見今幸偶得之
方將注述成書以貽後世然未敢輕也仲魯再三舉一

二疑難叩問但言子且用工此經五七年後相見當以
吾之所得者相告非有隱也子必用工日久而我之所
見者端確然後可以面商訂爾不二三年而兵革動海
內不相聞壬寅春上同安詢知有王無霸者專為公騰
錄所注易書因求王生詢之無一字存亦不能識其一
語向嘗見公答鄭待制及與江西友人書其語與昔之
言無異旨痛哉故率諸友生理其塋墓而致祭焉為辭
以哀其辭曰大江西來兮波千里而東馳皖山峻極兮

鏡雲漢之巍巍嗟夫子之真烈兮揭日月與爭輝岌岌
同安孤城兮抗巨賊越歲年兵食絕而援寡兮民之死
而靡遷唐睢陽之張許兮論孰為之後先昔公之志于
學兮夙忠貞以自許文魁先其匪議兮非古人吾誰與
政事隨以昭兮辭翰恒譽處易深探乎化原兮妙達乎
象辭之根謂經之字字句句兮或出乎河洛圖書之文
自秦漢以迄今兮人莫之見而獨吾有聞惜述注之良
苦兮泯焉未有傳也豈天之喪斯文兮抑神之秘而弗

吾宣也悵金華之涼宵兮那忘乎懇款之言也邈江流而西上兮羌徘徊乎古舒弔遺跡而詢故老兮酣百戰于城隅拭殘碑而灑涕兮大節堂之渠渠城之南峩塚兮羞芹藻而薦芳風蕭蕭而蓬偃兮日黯澹而無光跪斂衽而載奠兮慨今昔而靡忘

鄭待制哀辭

汪仲魯

師山鄭先生名玉字子美隱居講學善為古文或以黃犢駕小車人或笑之識者竒之嘗構精舍于里之師山

其堂曰三樂踞岡為軒曰極高明集諸朋游討論春秋
筆削之旨為之注釋曰春秋闕疑至正甲午朝廷用大
臣薦遣使以翰林待制召先生起而拜命東書就道道
中疾作遂還山適大軍駐吾新安遭謗捕入郡不屈而
死卒以節義顯名列史傳仲魯辱先生之愛者每過山
下仰睇羣峯遺趾如昔草樹淒迷豈勝悲慨抽辭哀此
敬酌一觴其辭曰溯練溪之寒瀨兮睇師山之崇崇仰
三樂堂之遺趾兮森莽莽之荒叢念昔松篁茂鬱兮負

堂構之方新友朋紛其來集兮濟冠佩之如雲繫先生
之剛直兮懼師道之莫立也申義利之辨兮謂聖賢可
企而及也春秋述而闕疑兮易經傳而有成鈞岑山之
深峻兮牧西疇而耦耕方遊息而玩樂兮聲聞達於明
廷詔條降九重兮徵待制于翰林宜弭亂之有策兮闡
治教于來今遏半途而遽疾兮還乎吾故鄉豈終不能
以有達兮孰若遂初心之遁藏慨浮雲之萬變兮曷不
可測也名匪為身累兮義之歸乃吾責也情沉鬱而靡

申兮蔽而莫之白也從容就死兮吾心安而理得也吁
嗟先生既往兮節義昭猶日星名存史冊而不忘兮粵
千古而彌馨徘徊茲山兮糝草木之羣榮酌清觴而灑
涕兮惻林鳥之悲鳴

陳狀元哀辭

汪仲魯

浚儀陳狀元名祖仁字子山壬午科以漢南第一人登
第廷對策忠厚懇切天下傳誦謂有漢意繇翰林編修
遷太常博士以憂還京口辛卯春來新安以葛元哲高

則誠二進士書邀趙汙子常與仲魯偕遊黃山孜孜講
學不少輟論詩法甚詳別後數書相規勉期望殊切且
言天下將多事惟紹興風俗淳厚薪米易得約同遷于
是以待天下寧宴更以兵阻不相聞近觀史傳方知其
在朝議奏折奸扶危忠君愛國辭氣端確昭如日星終
死于義是故追悼之以辭曰瞻黃山之舊萃兮三十六
之奇峯念昔陳子山兮來躡仙子之遐蹤招予與同遊
兮駕天風而戾止朝浴乎丹砂之泉兮夕攬乎玉蓮之

芳藁凌天都之峻絕兮以周觀乎八紘慨生民之庶富
兮化殆漸乎四溟何風濤之蹴天兮乃予違而遊乎蓬
島羣仙耽夫燕逸兮至于君豈同造舟顛覆而將伯助
兮終莫究其摧墮大厦勢已傾壞兮夫豈一木之能支
九廟棄弗顧兮與翠鈿以自隨君傍徨將安適兮當奉
主而北馳成敗詎能計兮矢吾心而靡渝恭執事兮登
載車排國門而出兮死生與俱竟殺身兮委骨丘墟皇
天鑒厥精誠兮魂昭陟乎帝之居曾日月之幾何兮丹

青著其名譽披史傳而長太息兮悼往昔之無已軒轅
峰猶萬仞兮倚寒空而遙峙哀見君而不再得兮颯秋
風之夕起

程禮部哀辭

汪仲魯

前禮部員外郎程公名文字以文號黜南生吾邑人也
孝友純至獎勵後進不倦蚤遊燕文章行義為諸閣老
所推許然安分恬退不務進取中歲始為郡博士任懷
慶滿考來京師適賀相當國人有薦公于賀者乃求公

文余廷心貢泰甫就公索之堅拒不與二人索之朋友
得數篇以進賀相焚香拱讀稱嘆不已遂有翰林編修
之命選除御史轉任禮部賚賞天台方氏還寓會稽之
錢清僧舍道阻不克歸一日張氏遣使迨紹興路官以
厚禮來饋公堅卧不顧既而兵四集乃往杭主貢泰甫
晨謁丞相達實特穆爾還卧疾張氏之為平章者就謁
公擁衾面内卧不回視遂移卧西山僧寺一日疾果篤
召泰甫而諭之曰吾以累子埋我茲土勿為塚可也泰

甫為主其喪葬後大軍至墓皆被發惟公葬所以不塚
免丁未夏魯與邑人汪炯之杭往西山求公墓弗得還
西湖書院求所刻文集讀之不勝悲慟遂哀之以辭曰
萃材兮棟梁美輪奐兮廟堂翬飛采絢兮歧翼而鸞翔
公之文擅一代兮諸閣老誰與頡頏進不競榮寵兮退
焉與心修藏賀相喜文繇我知兮劃乃徵吾文章豈溝
中之斷棄兮尚可取而青黃郡博士嗟久淹兮一旦致
身乎玉堂莪豸冠兮馬行桓桓官禮部兮仰依日月之

清光倏航海而南兮老將旋予之故鄉天台險絕兮留
會稽而徜徉病少駐乎錢清兮張胡為乎承筐有將卧
不面顧兮勵貞節吾何敢忘兵革四集兮遁西北其孔
良與疾邁往兮吾願瘞骨乎此阮貢公素相友善兮託
之斂以襄悠悠天地兮吾終焉其允藏嗚呼陟吳山兮
遊鳳凰江山如昔兮蘇堤夕陽求先生之墓而敬弔兮
萋露草之荒荒反湖西而容與兮披雄文于頰庠奉讀
而長太息兮浩海濤而飛霜

王進士哀辭

汪仲魯

王進士名銑字伯恂吾婺源之範溪人宋奉使曷之裔也才思俊逸人夙推服甲申領江浙鄉薦丁內艱戊子春試春官擬置魁選或以帝車賦黜之既而自悔其誤交相咎責訪問謝過薦為翰林編修辭以親老而歸壬辰蘄黃寇陷饒徽癸巳夏舉義設策應官兵以復郡邑退則講學于鄉里乙未冬寇復至乃應樞密院判哈密之招往德興見之還喻巨室胡伯振從義寇覺之臨難

不屈死之伯振亦遇害嗚呼如伯恂之俊發超邁人固罕及而終死於義其可泯邪仲魯既不揆而銘其墓復為辭以哀之其辭曰冰潔兮日輝古鑑懸兮絕纖翳才華天造兮人力曷施清波芙蓉兮匪雕飾乎聲詩文不加點兮夫豈讓乎衡為才美信若是兮行義虧又何貴學與文尚有逮兮孰知先生之死義雪慘裂兮草枯而風利原隰求而斂殯兮有同宗之諸昆季堂封深固兮樹森鬱乎阮臯浥湛露而重省兮悽猿鳥之悲號空山

木葉兮聲蕭騷靈爽英發兮惘愴薰蒿墓銘有碑兮將
鐫置乎巖坳徘徊而不能去兮我心怵怵日荒荒而雲
暝暝兮激松風之怒濤

朱縣尹哀辭

汪仲魯

遂安縣尹朱倬字孟章歲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午第
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文林郎遂安縣尹庚寅
同考江浙鄉試既出院會于椽郎葛元哲之坐因詢仲
魯詩經無封靡于爾邦義作如何破題答曰已在孫山

之外夫復何言元哲曰此友非特義高賦尤高一破自當首薦因誦之曰崇德報功之典賞延於後世修道全德之化法本乎前王詠嘆之至者感慨之深也孟章愕然曰此篇已錄全文在卷中諸公同擬作本經魁竟尋賦策未見移文謄錄彌封所亦對字號不同誰不惜之且索角端賦元哲曾錄之出與之觀三復擊節稱歎元哲又曰此公志存乎古人之學得失不掛念由是孟章相與游情義甚至且與李廉諸公皆來相見因約來春

過遂安明年春仲魯徃留一月嘗自嘆曰倬登科十年未霑寸祿其命也夫仲魯應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故君子行己立身惟安義命不以外至者動其心也孟章殊服此言壬辰秋寇繇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孟章大書于坐曰生為大元臣死為大元鬼禍患從天來不死復何以乃坐公所以待盡寇以邑虛無人而焚之火逮廨舍乃赴火死後竟無傳其事者可哀也哉追以辭其辭曰疾風兮草萎勁節兮靡移繫遂安之賢尹兮厲真

操其匪虧邑小而荒僻兮氓其蚩蚩兮初下車兮即興
學而誦詩夙夜孔勤兮化洽而民熙一朝冠忽臨兮靡
兵備其孰禦民駭而卒逃兮誰與獨處冠豕突茲邑墟
兮劃烟燼其棟宇予執死不二兮天明明其吾與夙披
簡冊兮矢致身乎忠良况瓊林之燕集兮堯舜君民之
有望憶武林之嘉會兮豈徒事彼文章行與義之有在
兮望聖謨之洋洋歲忽忽其已遠兮心耿耿其莫忘川
悠悠而波逝兮山靄靄而雲驟思賢今之不可見兮長

向風而哀傷娉修之不可渝兮發斯文之耿光亂曰學
端以粹質之純兮顯擢甲科名譽臻兮十年未祿笑命
之屯兮牛刀小試絃歌陳兮變故莫測奚衛我民兮之
死靡忒惟志之伸兮是謂殺身以成仁兮

哀志士辭

宋濂

竒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弗能用
或用之而弗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業不
白於後世子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錄金之

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論磊落實
所謂竒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或未能無過終非齷齪
陳腐慙慙不振者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志而不能
遂也因擬其大畧隸于各人之下又從而哀之以辭辛
愿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音義有不通者搜
訪百至必通而後已由是博極羣書且善于文辭尤以
是非黑白自任每讀人詩必為探源委發凡例解脉絡
審音節辨清濁權輕重片善不掩微類必指如老吏斷

獄文峻網密絲毫不相貸雖貽人怒罵不恤也性踈宕
不修威儀貴人延客愿麻衣草屨足脛赤露坦然於其
間劇談豪飲旁若無人家甚貧衆雜嗷嗷張口待哺負
高氣又不能從容俯仰其枯槁憔悴流離頓踣一假詩
以鳴雖百沮之餘其耿耿自信者不少變元光初李獻
能元好問在孟津愿往見之獻能為設美饌愿放箸嘆
曰平生飽食有數每見吾二弟必得嘉食明日道路中
又當與老飢相抗去矣會有一日辛老子偃仆柳泉韓

城之間以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襪狐狸亦可螻蟻亦
可耳聞者悲之辭曰天生爾才胡不汝騁麻衣如墨下
不掩脛下不掩脛不過寒我我食無所我生其可水豈
無藻山豈無薇苟非吾有我敢采之市魁屠伯彼豈無
食我腹雖虛我腰肯折抱節而終我則奚憾烏鳶螻蟻
上下何辨爾貧固甚爾守則多不義而富其如爾何李
汾字長源平晉人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
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元光末用薦書得從事史

館從事職名謂之書寫特抄書小史耳汾素高亢不肯
屈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畜之殊不自聊館中諸
人又多新進小生史家凡例或未能盡知就其所長有
不滿汾一笑故刊修之際汾在傍則蓄縮慘沮握筆不
能下汾正襟危坐誦左丘明司馬遷文數百言音吐甚
洪暢誦畢顧四坐曰看秉筆諸人積不平乃以嫚罵官
長訟于有司証左相半踰年不能決右丞師中遣東漕
掾置酒和解之尋入關驅馬來京師日以馬價佐歡道

逢怨家則畫地大數而去會恒山公武仙在鄆汾往說
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叅知政事思烈與仙相異
同懼汾言論遂害之汾孝友廉介過人者甚多寧寒飢
而死終不作寒乞聲向人又善為詩清壯磊落有幽并
豪俠慷慨之氣人以是稱焉辭曰奎星光光今何其昏
大河東流遑恤無人金匱石室藏我冊書豈伊羣兒所
堪穢之我言弗信弗信從汝丘明雖鬼其文不死既不
我嘉覆謂我僭我視我觚有淚如霰黃霧四塞黑白誰

分彩鳳無華山狸有文悠悠蒼天曷其有常自古莫不
然爾又何傷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委房陵川人聰敏絕
人或戲取市家日厯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
以故其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成
敗為最詳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
諷幅巾大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
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為遠近餘
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諸公方

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為常目視環堵
不知有四方狂瀾既倒誰復迴之氣益一世獨爾能之
上自黃虞下逮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觸其機談
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豈鬪靡一物
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絕爾身雖窮爾名豈
滅雷淵字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崇慶二年進士授涇
州錄事不赴改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東
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不可制淵出入軍中偃然

不為屈不數月家有淵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書生遇之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巡行河南榜掠賊吏風采凜凜蔡下一兵與權貴人有連時以藥毒民家牛馬以小直脅取之淵捕得數以前後罪杖殺之老幼聚觀交口稱快然亦坐是失官尋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再遷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大中大夫先是正大間元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

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谷溪中不可勝算諸將議不定釋之勿追淵請急殲之主兵者不能用後聞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御始悔不從淵言淵學甚博文甚竒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抑卒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生平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在淵仍為餘事耳淵之友高廷玉李純甫亦以竒節

自負人號之為三傑云辭曰爾心之勁爾氣之剛嫉惡
如仇不問暴強將指出巡面冷如鐵霜簡所加邪蒿即
折才豈止斯兵算又長眼見千里孰曰不明志不獲伸
多士短氣其書徒存九原能起埃風四來式貽式章有
髯如戟妾婦之為我俗之昏誰復繼君茫茫九州敢謂
無人雷瑄字伯威坊州人志英邁博學能文以薦書從
事史館調八作司使初并州李汾與瑄同在館中以高
蹇得罪瑄往送之信陵攜酒酌魏公子墳握手痛飲後

去客陽夏以鞭擊酒壺作楚聲歌自言去國十年甲兵
滿天地短兵疋馬來自西北將起楚漢間奇才劍客與
游而不可得當是時金已遷汴大河以東北盡山東西
抵闕輔大軍長驅徙少壯數萬人殺之居庸關外自黃
河洛陽三門析津至丕之源雀鎮凡二千餘里潼關一
帶西南邊山大小關隘亦一千餘里各分地界統以總
帥夜則傳令坐守冬則燃草鼓冰兼以闕輔大飢秦民
死者相枕藉棺皆悲之作商歌十章寫其情曰秦予父

母國也而一至此乎竟淚下不能食乃出奇策白宰相
宰相不能聽瑄去不知所之辭曰北風泱泱海水為竭
俯視神京不隔一髮舉鞭擊壺歌聲愈苦來自西北短
衣疋馬我淚既盡以血繼之天門九重曾莫聞知孰秉
國鈞我將自薦反謂我狂斥去如箭商顏有芝豐蔚歲
稔可以葆神可以樂飢長往不返誰甘幽深赤日在天
廉明我心

祭胡仲申文

方孝孺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少
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賢者
奚為為天所惡謂為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不及鄙
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汲水于隣
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變怪詭竒恒
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陵轢鬼神譏切
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寧不謹呵是以賢
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富貴一時電滅漚起

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珍而
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須千載是貽命不
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為報道不在此其中所蓄月朗日
溫著為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元酒太羹
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曠
視宇宙美古異今有盡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
獨得余復何嗟為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賢凋環目顧
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況在不肖嘗辱見知

違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
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逾遠彌耀叙奠
矢辭知己是報

哀唐衢辭

王達

唐衢韓公退之同時人也性耿介落落有大志不妄與
人交人亦莫知其所負衢于學發憤研究不少自廢然
累舉不中人咸笑之衢則不以為意也衢能詩詩多悲
思激烈而感創讀之使人慨然有動于中衢往往見人

文章有傷激者必大哭涕泗滂沱而弗能已每與人言
論既別發聲一號竒韻嗚切聞者莫不為之酸鼻人皆
以衛善哭而不知其所以哭也獨退之識其人贈以詩
曰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搏兮牛可觸柰何君獨抱竒
才手把鋤犁餓空谷當今天子急賢良甌函朝出開明
光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退之之意詎非
以衢之才迴出一世而反不逮乎瑣瑣者邪樂天亦有
詩曰賈誼哭時事阮籍悲路歧唐生今亦哭異代而同

悲而樂天以誼之才方衢矣舊史附衢于退之傳後新史則又削之何君子命薄者有若是之不偶哉吁有人負奇才如賈誼當世既莫知之後世又莫知之不既深可悲乎俾無退之樂天則天地間空生此材矣是以君子貴成人焉天游道者讀退之樂天二詩深嘆衢之不偶作哀辭于千載之下炷香盃酒酌衢于千載之上仰天大慟衢其知邪淒風西來吾知衢不能不知我心也辭曰蘭生於幽谷兮為衆穢之所翳玉產於崑崗兮以

砥礪為同類匪良玉之靡良兮寡不能敵衆媿之聯勢
衆勢之聯兮固已密比而難攻此芳馨之潤潔兮幸不
掩于匠目之與春風衛乎衛乎爾材雖奇兮何造物之
靡通但千載之下識衛之弘濶兮賴樂天之與韓公世
之媿妬讒嫉擠人於極地者讀二公之詩兮烏知其不
額泚而心慄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四

餘姚黃宗義編

哀文二

祭劉忠臺文

成器

於乎先生龍逢為行兮比干為心紆忠竭志兮日月照
臨慨前代任閹豎之失德痛當今復因循而蹈襲伏闕
抗疏太息掩泣帝曰汝嘉實感睿衷惟彼羣姦切齒相
從幽之錦衣肆其鞠凶龍逢蒙禍兮比干菹醢雲霧霏

其承宇兮天高高而莫予宰顧齏粉之是甘兮羌時事
之可慨予會稽之後生兮頗忠義之是懷鑒往事猶感
慨兮腸一日而九迴側聞先生之死兮又奚啻乎七哀
扣帝閤其無路兮徒煩冤而隕涕歌楚些而招魂兮弔
汨羅以為計於是割雞醜酒望風奠祭懼褻于家登彼
龍崖石齒齒兮竹松閒閒去天日其咫尺兮將英魂之
可攀恭載拜以長慟兮跼敷衽以陳告惟蹇蹇以自完
兮得死所其奚悼顧棄德而崇姦兮尾日大而不能再

彼閹豎其何誅兮痛廟堂之具臣曷其不撲滅於早兮
既滔天而無津乃首鼠以自保兮獨先生之奮身使舉
朝皆抗扼兮何猖狂之餘腐也嗟剛中而無應兮適以
快其怒也屹砥柱於洪波兮聊以示此度也視媿媿之
流輩兮直驚鴻與脫兔也生無益於時兮貴且富其何
數也吁嗟先生之死兮實知名於孺婦也器謹志以法
像兮中心好而非浮慕也或緣此以賈禍兮吾不惕以
改其素也

祭丁提學玉夫文

邵寶

維弘治十有六年歲次癸亥十月某朔十七日某甲子
江西按察副使友生無錫邵某謹遣南昌府學訓導董
遵以醴脯之奠致祭于故廣東按察副使吾友補齋丁
先生玉夫之靈而哭且言曰嗚呼溺者古之所不弔也
玉夫乃死于溺溺其身甚矣舉家溺焉而僅遺其一子
水哉水哉何太濫于玉夫也哉吾嘗觀玉夫之平生譬
之于水其瀕于溺者蓋屢矣吾畧言之而玉夫聽焉昔

在成化乙巳玉夫以進士官中書嘗因星變疏陳十事
先是見素林公以論建寺張後府兼素以救見素先後
下獄玉夫危言繼之衆謂或有濡首之凶賴先帝明聖
玉夫得無罪此其瀕溺而免者一也玉夫謫普安不便
其水土衆謂玉夫濡尾之虞縱不在近亦必在久既而
今上卽卅移判廣信此其瀕溺而免者二也玉夫在廣
信若干年轉知興國又若干年方其勞於州郡吏陵民
梗中遭兩喪貧病憂辱百患備極衣衾之戒蓋兢兢焉

而玉夫無恙此其瀕溺而免者三也及今一歲兩轉視
學嶺南蓋出險脫厄而超於困君子曰三年大國之賞
庶其在是而乃真死於溺烏乎哀哉向也玉夫溺于世
途則王三原援之倪文毅援之非為玉夫為天下也今
溺于水亡其身以及其家乃無一援之者或謂世途險
于山川豈其然哉雖然玉夫之心固不溺也耿耿者存
將託神江湖以指天下之迷乎將假澤星漢以潤天下
之枯乎抑將樹靈砥柱以鎮天下之流乎玉夫有知當

之故哉余思方舟其人而不可得俯念疇昔盡然傷情
乃歷叙其故而銘之曰

有才不施一發乎詩日星月露草木走飛人事變遷可
愕可悲舉無遁情入我範圍咳唾所及皆成珠璣一旦
觀化魂無不之非湧醴泉定生靈芝昭德之符千載弗
虧

楊鐵崖墓銘

宋濂

元之中世有文章鉅公起於浙河之間曰鐵崖君聲光

殷殷摩夏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之宗岱河之
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死召門弟子曰知我文
最深者惟金華宋景濂氏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
其識之卒後三月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
師之治命來請濂既為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
曰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震十
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鄉生堪堪生承休
承休生嵩五季時錢氏有國嵩仕至丞相自譜爲浙院

嵩之孫都兵馬使佺徙浙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佺之子
成隱居會稽諸暨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世祖也高
祖文振曾祖文修以善嗜義聞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
宏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封會稽
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勉四世孫也當
縣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墮懷翼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
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
辨刺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

俾游學甬東嚮廐馬以益裝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黃氏
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謹曰此顧不多於良馬耶躬為
裝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
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
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世號為八鵬者君
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
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鹽賦病民君為
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

瘞旅文

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八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攜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屍三焉則其僕又死

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
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
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以隻雞飯三盂嗟
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
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
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
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
能五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為乎以五斗而易爾

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
戀茲五斗而來則宜忻然就道胡為乎吾昨望見爾容
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
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
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
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
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
呼傷哉縱不爾瘞幽崖之狐成羣陰壑之虺如車輪亦

必能葬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既已無知然吾何能
為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
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為
爾者重而自為者輕也吾不宜復為爾悲矣吾為爾歌
爾聽之歌曰連峯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
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
觀隨寓兮奚必予宮寃兮寃兮無悲以疴又歌以慰之
曰吾與爾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

不可期吾苟死于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余兮吾與爾遊
以嬉兮驟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嗷啼兮吾苟
獲生歸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
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飡風
飲露無爾饑兮朝遊麋鹿暮猿與栖兮爾安爾居兮無
為屬於茲墟兮

祭王舜卿文

楊慎

古語有之同病相憐同憂相救嗟君我之形蹤何斯言

之相副憶嘉靖之甲申當金商之辛候昧一鳴以斤伏
同三進而及雷咄蒙梏之未脫冒瞽言之難奏紛巧言
之易如慚面甲之益厚違天顏于咫尺褫龍章于闕右
落孤影于清潯下承明于紫宙予予予以無依子筑筑
而在疲騃購艘于潞水竭吟嚙而相叩赴嚴督以南征
悵非狂而東走交呻吟于蓬席忘饘粥于昏晝苦弔影
於罔兩甘生涯于繼馳君違秦而巴僇我去蜀而滇憊
哽題紳以分袂各扶傷而攜幼恨天隅之一柱望月弦

之幾殼捧戎檄以予歸喜少城之君逅訝垂白之如新
命重碧以話舊歌嘯喻以無解語聊浪而失讀聽南音
于西林主北道于東阜發孤笑于羣憂伸眉顰于面皺
吟江鴻之夜度賦鬼車之晨唯雜懽悲于須臾類栩夢
之一宿汨甲鼉以吾行牌茲會之難又望朔風而開襟
怪嗣音之不復竟庚子之日斜忽辰巳之相湊喪資斧
于旅巢慨河清于人壽感徒繫于匏瓜惻不食于井甃
涕却留而已零杯欲奠而先覆嗚呼盈萬物于兩間恒

接構而心鬪何淑賦之罕臨而良辰之希邁巾柴車以
碧紛蒙駑駘以未就既貧尼而富虎且芝焚而蕪茂豈
黔羸之混施兼造物之垢賸屈天問其焉陳柳天對兮
焉咎惟理美之莫藏樹令名其不仆菊芳馨于皎日等
塵劫于刻漏慰夫君兮九原庶斯語之不謬聲已吞兮
何言竟來歸兮茲侑

祭張南園文

楊慎

嗚呼九齡起於嶺嶠公府生於愛州異人必出乎間世

奇才豈限於遐陬鳴一時而聲百代峻泰嶽而光斗牛
非文光之衣被筆端之冥搜邪文弊于宋至今而極析
理則若先生之語錄舉子之講習叙事則若官府之青
簿郵亭之赤歷萬口同辭千章共律公痛其弊思拯其
溺乃培以周孔之根柢斷以荀孟之斧斤飾以揚馬之
藻悅揖以班范之光塵豈惜俗士之喋喋寧隨學子之
賓賓乎是以崇經宗古存乎文演雅正情存乎詩冰釋
理順條入葉貫存乎博排異妥帖幽秀古艷存乎奇當

弘德之間人文之盛有先秦之風格駕西漢之鴻辭者
實公為之摧陷廓清嗟枯吹瘳著先鞭列前龜也嗚呼
公發蹟文部則昌黎曾官之地卿職輜軒則子雲所訪
之司迴翔三事之署婆娑九列之儀乃思北海之卷懷
追東野之不施詠邁軸於千澗賦輪輻於清漪使霖雨
經濟韞櫝於不試丹青神化韜鍔於無為益英華盛者
鮮實碩果盛者披枝造物之所靳而乘除之所宜自古
文人同出一軌而於我公乎何咨然而鮐背五福踰乎

八齡蟬媽三世見乎雲仍松茂柏承日至川增則又自
古文人所享之未曾也嗚呼著述富於班馬期耄希乎
喬松眼中全福誰如我公乎公與先人通家三世同朝
衣冠異姓兄弟慎自冲亂拜公丈筵撫頂檢鏡加膝賞
甄勗以六書之學授以正始之篇納交冢嗣同業共傳
晨夕亟見寒暑匪遷世講之懿海內無先自公歸田違
公廿年竭來罪謫在滇之堙升堂謁公實獲願言問先
子之啟處拜父執如曩前除以安館示以新編牛腰束

於卷帙蠅頭盈於簡端解蒙發覆暴濕熙寒嘆先哲之
風烈訂後進之愚頑喜公之矍鑠服公之精專餘力尚
綴於虞初九百戲穎且及於幃蓋三千方擬壽于天鹿
忽承訃於笮馬奔弔阻於臨棺酌奠隔于執紼懸旌過
駟之隙蜚翰見龍之野有窀者窆有臺者夜公行歸矣
何羨乎白雲帝鄉青霞仙廈邪望風悲思揆日緘辭上
以為海內斯文悼而下哭吾通家後進之私嗚呼我公
尚其饗茲

祭李默菴文

何景明

正德十年四月中書舍人何景明間默菴先生李公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幣為文附其使還告于公之靈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己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吁涕不能自己者匪徒感恩重知己之難也夫景明昔寓于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燈燭晝夜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恩邪是時景明幼孺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之又日

察其言動中善者稱于人其所望見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入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予貴耶它日是子貴矣翅予邪然我所重望者匪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已有若此耶白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邪古人曰無德不報又曰為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先亡矣景明雖欲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于汝佐諸子然二尊人又安能知耶矧汝佐諸子又

能自大予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望見予者豈在報
耶在望見景明之自能就立耳今雖能取一第為一官
使公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望見者也即它
日又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矧景明寡昧弗達所
自就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望見者又安能有也嗚呼
已矣何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邪山川伊阻不能棄
官赴公喪執紼道軛我懷之悲惟公有靈鑒之已矣嗚
呼哀哉

祭楊五文

楊繼盛

嗚呼論友于三代之上當取諸縉紳休采之列論友於三代之下當求諸山林草澤農圃工賈之間蓋君子小人之迭為隱見每隨時勢之盛衰而正人君子之相與惟取其義氣孚固要不當必以區區之勢位拘也自予登第除南銓始識西泉於賀客中然時猶以為特謫達磊落人耳及予以諫阻馬市被罰遠謫雖骨肉至親亦惡其後于家而拙于官樂其死而幸其不歸也西泉乃

慰嘉禮送之意反殷於初則其相與之情已出尋常萬
萬去年春予以狂直排奸被杖繫獄其際誠危矣平昔
指天論心者懼禍之及已則遠絕之不暇同時交遊者
疾名之勝已則非毀之惟恐其不足而素以義氣著聞
豪傑自負者恨言之侵已且售計投石要功洩憤于權
奸之門其孰與我乎西泉乃三視獄中通問不絕其徬
徨拯恤之意又殷於初雖齷齪庸賴輩惕以重禍不恤
也則與人交遊之善視世之以勢位相與者其情之厚

薄為何如哉西泉之行誼在鄉曲間望在遐邇固難以盡述然即此一節則其立心制行當於三代以上人物中求之矣視世之縉紳貴顯隨時異情者其人之賢不肖為何如哉二月初載攜迺郎慇懃視問握手交語傾倒肺肝相別無幾訃音頻至噫不棄我於患難如西泉者幾人而又奪之俾孤我於患難之中嗚呼痛哉西泉之正人君子使見用於世必能糾合善類不相背負可以同心共道克濟時艱縱厄於無位使假之以年必能

表勵鄉邑寬鄙敦薄其挽時俗而躋之三代之上可幾也乃竟突然而逝老天何戕善人之酷如是耶世之生理已絕宜速死而倖免何限乃濫及正人君子如西泉者老天何福善旤淫之不公如是耶毋乃西泉命嗇適遭或然之數爾耶抑西泉古直不善媚天爾耶凡此數者皆不可曉狂直粗性甚為不平恨欲飛步太虛親問老天死果錯謬乞使生還更舉宜速死而倖免者代之庶可為作善作惡者勸且警也

祭武功伯文

并跋

史明古

嗚呼丙子丁丑之際天理益幾乎熄矣然公不顧殺身
滅族之禍起而救之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
正此蓋天生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
南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之自
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與公而已然
狄保其身公罹其禍此特出于身存身亡之異耳非智
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

于三思之殺否耶悠悠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為監國
病篤不日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功哉
群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為此說者其亦不仁矣夫大
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有釁當此之時歷月
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亂臣賊子窺其間則
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
而復安彞倫斃而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
此所謂萬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

且唐之武氏年已八十旦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絕倫之材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為哉蓋其所慮有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非於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朝哉今天不佑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用敢論公之大節侑此一奠靈其鑒之

或謂鑑曰子為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

典徐公豈當預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為富貴之資爾
嗚呼是誠何言哉夫君臣大節根于天性苟利社稷當
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顧利害以為身謀也顧利
害以為身謀此乃妾婦也非大臣也當此之際釁隙既
成三宮之情不通中外危疑人心洶洶咸不自保而二
三用事大臣以預養立太子之策咸懼得罪于先帝其
無推戴之意審矣故有選立皇儲圖為自立之計者不
一而止一時羣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仰承俯就之不

遑尚敢措異議於其間哉而先皇帝在幽閉之中至穴
牆以通飲食勢同狴牢于時外之君臣惟懼垣牆之不
高扃鑄之不固方日夜密謀而外求君篡弑之禍將日
尋矣然幸而奸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然自古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
豈忍為是惡逆者哉特以偏於事勢不得不為此以絕
人望耳攷諸史冊班班可見故華督之弑宋殤子翬之
弑魯隱高渠彌之弑鄭昭南宮萬之弑宋閔慶父之弑

子般商臣之弑楚成李兌之弑主父劉劭之弑義隆皆以得罪畏誅姑欲脫死于一時也然則先帝當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決此一策翊衛先帝出險難之中尊居九五君臨天下以安宗社其功可謂偉矣但以震主之威易生讒謗此正李泌所謂殺身者五不可耳豈公之罪也哉彼妨功害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誣謗百端嗚乎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能主其父孝宗之喪宰相留正請

立皇子嘉王為太子因內批有甚好及退閒之旨樞使
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喪禮遂擁立嘉王即帝位于
重華宮是為寧宗初不請命于其父也然當時不以為
邀位後世不以為生事良以安社稷之功大也雖汝愚
為權姦所忌誣以謀為不軌擠之以死然不久復其官
爵史冊書之以為美談蓋是非之定不於其生前而于
其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子也先帝君也兄也
景皇臣也弟也以此方之孰重孰輕孰順孰戾則是非

之辨將不待講說而自明矣鑑之于公雖忝鄉郡人品
既殊事功亦異何苦而與衆說迂哉况國家之典固非
庶人所敢議蓋痛公之忠誠不白于世不勝其耿耿而
有此將以竢夫後世之知留趙二公者爾雖以此得罪
不悔也

祭少保公文

徐渭

於乎痛哉公之律已也則當思已之過而人之免亂也
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罹于凶於乎痛哉

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已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
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微且賤之若此
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盼潛掩涕於蒿蓬

祭張太僕文

徐渭

太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
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
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為之鳴若齊
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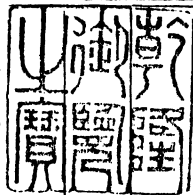
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以麥矣而文
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
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
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
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
為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
也

祭少顛文

徐渭

計子與子游適三十年淡如也而獨篤於今下獄之七年子其幾于反炎涼者耶殘于瘍而牀且杖十年矣顧飲不廢而竟餞往於酒子其幾於忘生死者耶即吾求交於世得此亦難而顧得之方之外耶向來十餘日而不死我一送藥於子子一問法於我而竟斷往來信耶凡此者皆可痛也而吾日衰矣其尚能痛以淚耶當澆之以酒耶而吾窘囚耶其能外楮與香而別辦耶吾待死人耶即死當飲子于地下儻不死而能澆子于塔尖

上借如意而擊以歌耶又何如以為情耶子方外士耶
又反炎涼者耶忘死者耶使有知而聞予之言耶其
亦悲也耶其不悲也耶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璣

謄錄舉人臣唐澐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

餘姚黃宗義編

哀文三

祭甘泉先生文

何遜

道本無窮誰其尸之必生先知以覺後知乾坤不毀其
寄在茲慨自洙泗跡熄濂洛繼興千載遠旨曠代可希
而再傳以徃復蹈支離無以究性命之微夫崇見聞遵
途轍依傍門戶若足以閑尺度然默而識之由仁義行

見天則而知化育則或辨以毫釐故夫道之不明也儒者何遺論焉奚只竊奧義而助老佛者之為足啞宋賢既沒踰數百載而後先生出先生之學受自江門曰以自然為宗實其淵源乃廓而著之闡密統以詔來世先生固力任焉亦以明覺我者之能開先夫見聞途轍彼所沿習者第世守乎前言爾先生出而后知此學惟在此心見聞途轍適足以益支離之糾纏先生之言體認天理天理者天所為故曰自然怵惕孺子與物為體孰

安排之此我命根苟由前言反身而識之其識以天是
之謂默此機生生仁義時出不離體認而宰萬化之原
斯於前言乃為蓄德而非以傷煩竊聞先生天質完粹
一見江門托以墜緒始也物感不交文義皆廢默坐以
觀端倪在睇既而疑之放乎隨處請於江門曰學如是
忘助兩忘貞明如立與化周流一致百慮以此復乎自
然庶幾師傳不貳遂奉母命與時變遷委身行義敷教
作士必使一物不違六經親見斯足以明道而悟焚檄

以居者之非事天講筵陳善辟雍育賢機務即戎邦禮
明禋雖魁柄不持猶阻于名世之遇合而贊王明膺簡
任風動乎朝列亦已罄乎力之所得捐爰自立朝至老
而及乎天關無一時不講業無一夫不與善所過必有
館穀有訓語周覽于燕齊吳越閩楚之區及門而遊者
三千九百餘人而先生畜持不倦年踰耄耄猶走數千
里再倚杖於祝融之巔所謂不知老至今見其人彼駭
習見愕竒踪以謂只此可以稱仙是惡足以窺先生之

拳拳蓋先生清明如神萬緣不染獨聞帝則出入游衍
終日流通乎昊天明旦羣動隱顯之間扶圓景而昭河
漢撫英華于百氏析微辭于墳典抽毫湧泉衝口琬琰
於凡載籍以來格言大義揆方法偽註脚悉驅亦以大
明乎先王之撰由是以觀雖其藏密皜皜不可度思乃
發自然於詣極通天地萬物而不遺此學復明將使世
之學者即心印古不為訓詁格式所沈錮明興以來自
先生始豈其微哉至是而後知先生鄉也嚴於靜專者

立大本而出經綸而其刊落文義將以緝完經而翼往
聖彼以枯寂擬者既失其精神以勲庸病者亦節於時
會而以泛愛立言為贅抑以知先生所存不徒在是執
是以求亦足以依形聲而卜底止僅得其似而已遷方
弱冠沈酣傳註讀先生書未及終篇輒爭同異比卒業
於成均因摛文以待試先生呀然置先多士乃語周子
道通蔣子卿實相屬日集顧遷膠執舊聞疑信交臆已
而進覲德容退覩行事飲醇盎而氣平被儀刑而神醉

乃始喟然而起悟言說無闕乎性靈愧口耳靡端於學
力倘察見本心以驗合否信沿習之多左盤時引宗旨
以叅同遂忘言而若契於是俯仰今昔自謂得師摠衣
牀下昕夕指揮由靜基動合一為期有事無事長裕隨
之侍席半載稍歷階梯先生北上遷亦西歸再見京邸
指劈惇惇雖未能遽達乎語上之境然返支離而間遠
者先生實開之亦坦然其有步趨竊闢邛野同方共勵
輾轉歲時何云繼志遷乃深省指天自誓惟嚴顧謨翁

放在我雖緒論師說不留胸臆儼躍如於眉端欲罷之
而莫去日用糾紛我若無與然後證諸古訓若皆陳吾
所有而導吾所至故自居深山官二都每列蠹測稟教
羅浮妄意宗旨離否有無先生頷之每報書曰不泥吾
說斯乃吾徒間與卿實班駁咨諏先生諭之點雪紅爐
遷益自信竭才可圖遷在豫章願聞訓語亭銘生生堂
記默識提耳發蒙手澤可挹曰此吾無窮之托吾將再
入武夷見汝川裔遷拜稽首南望下泣馳使逢迎剖中

以俟蓋先生夢奠之前歲也詎意龍蛇之辰先生永棄
俄而踰春訃音乃及嗟乎悲哉造膝幾何吟弄是冀豈
道不可傳抑教難其繼緯繡一時摧煎五內誰歟廢興
為此垂戾嗟哉悲哉乘化全歸先生何心山顏木壞我
輩奚親念真詮之中格渺後死其疇任悵粵山交海以
隕涕遡心喪築室以含情緘哀一奠函丈如臨倘英爽
兮不昧將謂遷智足以知而學不足承亦或有慨於斯

文

會葬膳部陳伯符先生哀辭

孫弘祖

夫死者造化之期窀穸者神靈之宅先生行矣庶其
宅矣顧先生勁氣頓于下位壯圖屈于短晷遐名痛于
無嗣浸而一棺戢身浸而曾泉閉骨悲感逖邇慟興戚
故況余因緣接事知己之恩有情同喻馮棺而弔景響
難尋望墓而哀松楸堪斷猶庶幾束芻攬涕叙生平之
懷也其辭曰伊夫子之典型值末流之昌披稟百鍊以
不化撫千丈而無杖固弱志而彊骨豈色厲而腹夷美

翩翩其羽翮治都士而貞儀披瑞錦以懷香擢水鏡于
洛漪既珪璋之文府亦桃李之芳蹊排金甌之闕紀泣
玉階以申規苟擇利與近名何荃宰之莫比雖在官其
日短實大雅之在茲臨龍阪之峻邈載仙舸之渺瀾嗟
余躬之落拓被夫子之渥私晨奉履而絕倒夕前席而
相吹章世寶之高價昭有道之絕期嘆常兒之作遇痛
國士之數竒

先生與余書足下素衷蔚藻望之知為世
實與家世父書談文說理磊磊偉器若布

素儉曾居然有道也與家尊書兄有佳兒雄文力學固
其餘事惟是識超卓立服食清素願勿以常見目之

雖牙生之非耦顧鍾子其昌差指絳帷而有請懸空隴

以何為

余嘗欲北面稱弟子而先生卒捐館舍因從門人後治喪

悅青簡之尚映悲

宿草之浸夷羊叩扉於西路阮慟轍于窮歧殆白日而

欲寢將沒世不可期彼大造之不馮故人事之多詒嗟

松摧而鶴捐慙蘭湮而芝萎鮮百年之遐齡靡一旦其

才遺弔樂安之壁立惜南陽之暮垂夫誰人而不死先

生死乎誰歸靈輻蜿其臨路靈稠襲而空遲反而真乎

潛肆畢天命乎塋斯閔寒泉兮不曉黯熒燎兮何時風

颯颯而低掃猿噉噉而傍沔埋彌天以朽壤冀綿神於
天達固濛亡而粲夫亦式奔而楚思信國家之可惜轉
風流之相悲蹇桃花于水上聊執蘭以招之苟盛靈之
孔降我稅駕而同歸

哀乞者文

戴洵

嘉靖丁巳年四月作時家新被燬破屋一間風雨不
庇衣食蕩然得麥飯甚喜乃聞乞聲感而哀之云耳
伊大鈞之播氣維衆靈之流形均父母乎乾坤胡榮辱

之殊名逮形勢之反覆奮智力以相并故有貴而且富
兮又或賤而且貧彼安居而美食此行乞而零丁于是
色如槁灰形若枯枿瓠鉢懸腰鶉結蔽膝或手當其目
或杖代其足無地不到何門不入依酣歌而流涎聞犴
號而屏息其求之也悽悲其得之也秒忽蓋贏餘之無
望而聊賣緣以度日嗚呼何為其然哉若乃祖積宗累
燕翼貽謀自少及長有喜無憂覩陳紅而燕溺朋曳白
以效尤口不離盞葷耳不離歌謳身不離樓館足不及

田疇一朝罄盡四顧悠悠任妻孥之離散背鄉井而藏
羞悵舊歡之已邈托生計于哀求及夫偷兒博徒官隸
私商玩法恣已習以為常陽施陰取自誇彊梁智窮數
盡置身園牆資儲籍沒配斥遠方縱心計其安施徒望
屋而徬徨至若遼右開邊閭左興役掩淚辭家誓心報
國奮一矢以加遺衣三屬而纏束方主客之紛挐警塵
沙之蔽目力創痛以潛逃脫鋒刃於交觸始畏死而求
生終功虧而名辱念故里之尚遙顧行囊之無粟苟道

路之得前何嗟來之弗足復有歌臺妙響舞榭纖腰流
蘓夜煖香霧晨嬌手不知織身不習勞忽顏色之消歇
嗟淪落其無聊緣庭除而顧盼維仰首而長號是知事
出萬端理惟一緒雖命運之不常總驕荒之所致口盈
寸而軀六尺兮何凍餒之莫措儻慎持乎初心兮豈顛
迷於末路豫子漆身於趙市兮至今有耿光非自罹之
故兮雖辱已其何傷何羞惡之盡喪兮甘嘔蹴於膏梁
君子寧守正以俟死兮豈偷活於草間嗚呼爾則不淑

兮尤不爾尤笑奴顏婢膝者之相悅兮反自以為良謀
魯富貴之幾何兮乃逐逐而不休寧取譬於墻間之齊
人兮又奚獨於爾而為羞我聞古昔兮稷契伊周一夫
不獲兮以為已憂四海同春兮民咸嬉以遊安得斯人
布列於朝廷兮庶無負吾之同胞

祭萬古齋文

唐順之

庚寅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實始識面識面之初遂
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

何人自知踈鹵豈足裨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坳攜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啁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竒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飡相逢忽焉日昃余有所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為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為客綢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宮寮心豈不通其地則遙逮公

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
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妨
古有蔡朱尚期白首賴公劇礪公不我留忽焉厭世屬
纒以前神氣清晶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
公游余今復來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怪不敢負
公恃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
窀穸在茲舉我觴奠叙往悵命公其我鑒

祭項甌東文

羅洪先

嗚呼嗚呼尚忍言乎往憶同第君為壯夫十年以長比
屋而居余喜談學辨晰陸朱居默孰視弗厭弗俞負疴
而南君司水符鑿江之上下榻維艫時疫甚熾僮僕告
痛豈無嫵友過門而趨君為心惻時來隸胥薪水是給
分廩與蔬或朝就問或午或晡款款耳語撫床及膚衆
畏其染勸勿過迂君喞曰嗟胡是之拘人且效尤孰侍
孰扶孰汲孰爨病孰與蘓豪猶王紀干法以逋逮及弟
績既伏其辜彼矚在阨斧喪索虛數萬來賄介以名姝

日夕屏伺間露揶揄枕席微覺奮起索驅託君閑衛防
人苞苴縱忍貧死不為利污君向鶴翁駭而長吁凡今
談學睚睚盱盱考其曲衷有氓弗如孰如羅君至今不
踰浮沈澆忍豈斯人徒從茲莫逆意氣益孚幸其獲瘳
酌酒歡娛十有五旬乃判征裾不賴仁者必委溝渠厚
德未報空此頭顱亦再離合情親亦踈遙聞宦轍南北
載徂已酉之歲停橈見諏劇談晝夜玄潭為枯鯨經錯
史鈎玄考圖守嘿為誚期必著書辛亥過嶺枉道山廬

信宿不舍更出緒餘尺書往來時舉一隅毫髮未契輒
見責誅力辨性體知止之殊余亦不讓囊傾鎔銖塗畛
違越期之桑榆炎風播虐傳聞不虞拒以福善天道豈
誣言者三至失聲驚呼身如可贖寧惜微軀孰為問疾
如君劬劬方俟櫬返長號路衢事左不偶莫致束芻君
之大節更僕莫敷父子授受兄弟友于視欲醜毒味道
醜翻古昔是鏡檢點為奴室無姬媵門絕祝巫知希者
貴戰勝弗癯載論出處偃蹇崎嶇寧淹郎署不媚鈞樞

翔鷄嚇鼠老馬隨駒人皆化茅已獨守株塵移三郡剝
騰兩都庭謝刀筆野頌均輸昔病毒徭有梁可踰昔困
委積有懸使車迨登藩省益峻而孤貪夫在位封豕孽
狐亦有彊宗如虎如貙斷搏猳獠如揮湛盧氛消海市
日靜郊墟楚歌來暮怵舞于途粵人飲食祝而後哺凡
茲巨細咸足範模使據要津定亂訐謨兼收衆美自可
枝梧豈無才智轉圜應枹豈無文采章煉句鏤背善滿
俗曾是弗愚必如君者始可謂儒柰何弗慙毀壁隕珠

古云難諶殆其信諸悠悠後死何益有無念出再造目
斷心瞿因悲弱質曷異柳蒲九京聞寂百年須臾尺寸
不立與速朽俱感此盟心君聞否歟嗚呼

瘞溺文

羅洪先

舟發采石阻石尤泊和尚港從而泊者以百數既三日
有五人駕臚揚颿行顧泊者若啞其不遇意揚揚甚得
也是時江水怒號白浪屋起雨霰交下晦冥慘烈逾港
口檣傾舟覆五人皆溺余乘高望之或援舟舟水滑復

墜浮沈浪中有頃抵岸其三人少而彊奔入野舍弱者
僵于步而老者仆于涯三人莫顧也余與劉良溪王有
訓及弟邃夫各分薪米遣人掉艇子往揀之奔者得食
僵者甦而仆者則已死矣問其鄉為江州姓與余同而
年且六十其身則四人者傭也悲夫悲夫人之為傭利
求直耳當其揚帆以行也豈亦快其得直之速而不虞
其禍及乎抑身有所質分卑力微即有言莫之或聞矣
乎其既溺而奮起也亦思有以自脫乎抑尚急人之難

而不顧其身矣乎其倦憊而就仆也膂力衰乎抑饑餓
推苦過勞積損而不勝其困矣乎其傭也備使令乎抑
以善游自名輕險阻効操作於權工篙師之間矣乎然
吾見傭者矣生也用其力死也棄其骨其賤薄等馬牛
然幸不食肉寢皮耳其何利之有今四人者雖以身免
欲不為傭不可得也其能為傭身計乎乃捐金市楫令
四人瘞之江澣復為之文曰物險者水矧江流兮浩浩
滉滉天日浮兮風伯不仁煽虐尤兮佐以豐隆用師仇

兮蛇虺鼉鼉結蜘蛛兮天吳吐舌齒鋌矛兮挾威玄冥
腥血求兮汝何不知輕身投兮秉棹飾檣鼓柂游兮他
人顰蹙汝安休兮起忽溟渤若駕蚪兮岸移地縮快速
遊兮索朽木蠹孰知由兮墮槩偃颿喪計籌兮奮臂出
淵足躄洄兮頭童髮種紛颼颼兮倒藉項踵從沫漚兮
上舞蛟涎下龍湫兮幸而毒吻不見收兮離淵就址凝
望眸兮志竭氣衰筋力柔兮懷沙枕流非意酬兮骨寒
體僵魂悠悠兮逝矣何知為余心憂兮聞汝有家宅江

州兮維南匡廬萬峯齒兮樵人朝暮多薪樵兮北連蘄
黃莽汀洲兮桑田閒閒有鳴牛兮耒耜勤止足膳羞兮
出入閭里呼匹儔兮博陸象奕擣捕毆兮歲時壽筭吳
歛謳兮胡不是樂為人謀兮將募任俠誓在溝兮亦貧
所驅忿淹留兮問而莫對安咨諏兮擇術不慎孰相猶
兮乾坤逆旅彭殤倅兮速朽乘化鈞蜉蝣兮豈必易箒
正首丘兮衣薪為禮安一坏兮煦以春陽芳草幽兮淫
風怪雨無啾啾兮優兮游兮惠汝千秋兮

祭張子蓋文

鄧以諧

嗚呼痛哉予子蓋遽捨我耶予病居山中嘗兩月不通
問子蓋輒督過之曰子能忘物寧我忘我然子實不忘
兄兄今乃能真捨我耶予初與子蓋遇也蓋傳臚之日
闕門之東時在衆中兩相許矣嘗從兄出東門偶論管
鮑予曰此其難不在鮑而在管彼不遮飾其情而甘以
其身受人之知此為難也兄曰予有意焉予未答遂各
上馬去自是十有八年或合或離予不能為夷吾兄必

曲為鮑叔知我病則供奉之役常代其勞知我貧則節
春秋供其匱乏又以壽母為號使不得辭知我憂生不
在形骸也數以好言相慰不以我為不達己卯之會驟
謂予曰予近見一先生像其貌酷似子其年望八十無
慮也知我不為苟比則是非可否不求必同不以我為
執知我意有擇雖雜陳別家書細而讀之不以我為友
知我有老母即依依子舍至虛國恩不以我為固益骨
肉之恩而道義之好悠悠百歲永矢弗諼柰何遽捨我

耶嗚呼兄雅意當時洞知大計常受事靜悉辦斯亦足
明其能矣然人有片長其心好之又樂稱之常曰使國
有人焉何必我則所謂其為人也好善不切于此矣本
其意直欲平康斯世而弗究其施能無介然耶嗚呼痛
哉兄學先行誼以戒慎恐懼為門以出處辭受為則即
深談妙至而行不掩言無取焉且曰學之不講是吾憂
也群而聚之用相警戒故其要言曰斯言既出一念萬
年所謂以友輔仁莫專於此矣本其意直欲主張斯文

而未見其止又能無介然耶嗚呼痛哉兄使楚還常迂
而過予里徘徊三日忽動倚閭之思予遨遊從之有懷
如焚則又自解以為予與子蓋皆未及艾後會且多何
必爾爾蓋癸未之春烏盆之泚也孰知此別竟成永訣
嗚呼痛哉丙戌之秋書來告我曰古人有云死歸生寄
子藉天之靈而賜之土矣自今日以往無夕不可予之
適也抑又何求予讀之舌撝而不能下蓋喜兄之達而
過其早計也由今觀之機固有先動者耶予求靜久矣

四月維夏意忽忽不樂則深自責志以為山中虛度如是細而求之又無所倚蓋紛者未解而訃者忽聞由今觀之神蓋先示之耶嗚呼痛哉兄歿之後兩有報音不逮記室予請讀之其一為答重施其書曰兄不忘老親之耄而重之以大貺如天之福為榮多矣又孱弱之軀以為兄憂而貽之參杞之直其何誼高馬山中無能謝無亦斯征斯邁庶幾無有惱心逸志以忝所生所以報也是二月之某日也其一為兄疑予之以論學為諱也

故詳道其所以其書曰聞兄以友輔仁千載之大業也
微兄之力不及此前予所謂慎重者抑謂今之學士多
浮慕耳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聚而相蒙為損滋多予
故願兄之朝于直諒而夕于多聞也不然聖遠言湮庸
諱講乎是三月之某日也當予作書時孜孜切切如對
兄語豈謂弗達嗚呼痛哉嗚呼已矣予嘗聞之古之至
人死生一條兄之歿辨而不亂亦既超斷續矣幽冥之
中其亦無忘前念而益圖圓神乎人之大患為有吾身

外身而為之其何患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此予所為
効其區區也嗚呼痛哉予自兄沒竟承內召傳除書而
讀之又承兄缺謂余能無痛乎不遂乞骸今復陳情況
昔在直幸佈腹心兄今已矣無可為屬謂予能無念嗚
呼嘻吁子蓋子蓋十有八年子蓋在口今輒向人昔者
吾友夢寐之間再三握手談笑如生兄真來否五十非
妖百歲非久得正而斃是謂不朽我來渡江白馬素車
百年肝膽一束生芻我腸欲斷我淚欲枯喋喋十言兄

知不知狀者憲友銘者曹師傅以傳之子亦何辭嗚呼痛哉

祭李復齋文

盧柟

維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十二月癸酉朔越二十日同邑布衣盧柟謹以少牢庶品之儀敬奠于故河東督轉運鹽使司副使前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公之墓再拜哭且告之曰嗚呼士有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相傾者少罹旣患即為之決胸臆剖心膺痛哭流涕無已者

則其心為何如邪若迺瑤鎖裂垣澤及枯飢權奪造化
之私惠洽茂育之德公其視慷慨悲歌杯酒彈劍意氣
相傾者有間矣一旦天墜玉棺世喪游龍逝川莫返大
夜長扃琴軫雍門之調歌傷蒿里之音其罹禍患顧謂
之少邪即令僕不為之決胸臆剗心膺痛哭流涕無已
者是不可得也已昔公首宰咸陽繼佐大郡導河治民
何若風采官曹擅兩部之英王命獲三錫之顯古稱良
吏若趙中大夫白公魏西門豹公豈遽出其下哉既而

權奸扇件詔獄逮加公獨處之宴如謫判寧國人固以此高公矣讐者銜公誣以他事去公官公之來歸一無愠色教子課農容心澹漠此豈愁懣嬰心汲汲於功利要勢者所易及邪始僕被罔在獄公於當路曲為解原當是時僕貫三木負明刑蓋不知公果能出僕公亦不知僕之有今日也今僕既出乃公之墓木已拱把思為公陳視形魄伸展曲衷極平生寃頸頓踣之苦者而今不可得矣且公之蓋棺幾時也長掩泉壙幾日也未亡

者尚不知公之亡矧公之既亡又安知己亡者今復不
亡邪公邪我邪乃大變邪抑亦恍惚不可為辯邪或謂
禮喪者之墓有宿草則不哭公之葬已久而子哭之或
失之緩審如是僕前所云云又何為邪夫哭之及時者
物理之情不可哭而哭之者吾道之窮公之靈馮日月
騎星辰御六氣之辯以浮游於兩間者其必有鑒于斯
他復何論哉

明文海卷四百七十五